

曾国藩 一个“笨小孩”的考场逆袭路

左宗棠和曾国藩初次见面后,在给女婿的信中这般评价他的“一生之敌”：“其人正直而肯任事,但才具稍欠开展。”

湘乡地区也流传着一个段子。曾国藩小时候,小偷去他家里偷东西,看到小曾国藩在背一篇短文,想等他睡着,再进去偷东西。左等右等,他都背不下来,忍无可忍,从梁上跳下来,说：“这么笨,还读什么书?”看到这些,我们不由得感到困惑。曾国藩真的是个“笨小孩”吗?

“兄少时天分不甚低”

《曾国藩年谱》中有一个与坊间传闻不一样的曾国藩。3岁前,曾家上下几乎听不到曾子城(曾国藩小时候的名字)嚎陶大哭。祖母王太夫人每天纺纱时,他就在纺车旁,看看花开,听听鸟语。有时甚至会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,这让王太夫人感到很惊讶。6岁时,曾子城开始识字,7岁时,接受父亲曾麟书的启蒙教育。10岁时,曾子城迎来了第一个亲弟弟曾国潢。曾麟书笑着跟他说,你现在有弟弟了,就以“兄弟怡怡”为题作一篇文章吧。文章写完交给父亲,曾麟书看了非常开心,他笑着称赞儿子：“文中有至性语,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!”

曾家人单方面的认可并不足以说明曾子城聪明。我们来看看别人是如何评价的。

欧阳凝祉是当时衡阳声望颇高的教书先生。道光四年(1824年),曾子城14岁,曾麟书请欧阳凝祉出题考考儿子。于是欧阳先生出题《共登青云梯》,子城一挥而就。他看完文章后赞不绝口,认为这孩子以后是要在朝廷里讨

论国家大事的人,是要当大官的。面对这样的潜力股,欧阳先生显然不会错过,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决策:将女儿许配给曾子城。

当然,这些毕竟都是年谱记载。如果我们据此认为曾子城才气过人,在论证上似乎显得有些单薄。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怎样评价自己天赋的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他在给几位老弟的信中写道：“兄少时天分不甚低。”显然,他认为自己小时候的天赋并不低。

曾国藩的科举之路

14岁那一年,曾子城第一次跟随父亲去长沙参加童试,不出所料,父子二人铩羽而归。16岁时,他继续参加童试,以第七名的成绩取得院试资格。然而接下来的几年里,他屡考屡败。直到22岁那年,他才成为一名廪生。所谓廪生,就是考秀才没中,但成绩还不错。廪生下次考试时不必参加县试、府试,可直接参加院试,因此被称为“半个秀才”。

道光十三年(1833年),23岁的曾子城考中秀才。曾麟书非常高兴,自己考了17次直到43岁才中秀才,而儿子20出头就做到了。更让他高兴的是,曾子城次年在乡试中以第36名的成绩高中举人。25岁,曾子城会试失败。26岁,再败。27岁那年冬天,他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两银子,再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。到了北京时,他浑身上下只剩不到2两银子。道光十八年(1838年),28岁的他终于迎来高光时刻,以会试第三十八名成为贡士。在接下来的殿试中成绩一般:三甲第四十二名,赐同进士出身。可他在重要的朝考中却又取得一等第三的好成绩。道光帝

看了他的考卷后非常喜欢,给他提了一名,升到第二。曾子城顺利成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这一年,他正式改名为曾国藩,意为国之藩篱。

左宗棠评价曾国藩“才具稍欠开展”有失偏颇。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他对曾氏的嫉妒和不服,是“瑜亮情结”造成的。另一个原因是左宗棠本身才高八斗,加上他性格高傲,因此曾国藩在他的眼中只是一般般,他的评价是很主观的。

相比之下,梁启超的评价比较客观,他认为曾国藩“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,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”。也就是说,曾国藩并非天赋异禀之人,不过其天资在当时的贤者豪杰中属于垫底水平。换言之,如果把曾国藩跟普通人比较,那“笨小孩”这个说法自然是不能成立的。

“父亲的教学方法有问题”

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,曾国藩应试“之所以屡次失败,主要是曾麟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”。很长一段时间内,他接受的是曾麟书的教育。曾麟书本身资质平平,加上教学方法落后,只会死记硬背。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之下,曾国藩确实难有长进。曾麟书是位好父亲,但不是好老师,他自己也是直到43岁才好不容易有了考中秀才的成功经验。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,因为曾国藩取得一连串佳绩正是在离开父亲的私塾之后发生的。

道光十年(1830年),对于曾国藩是很重要的一年。20岁的他离开湘乡前往衡阳唐氏家塾跟着汪觉庵学习。次年,他回到湘乡,就读于涟滨书院。那一年,他给自己取号“涤生”,下定决心要脱胎换骨。24岁,他又来到长沙,就读于著名的岳麓书院。他在这里进步很大,以诗文著称,考试时得第一名成为家常便饭。

汪觉庵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,他不是刻板地教作八股,而是主张经世致用。这让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曾国藩大开眼界。以至于多年后,身为翰林的他告诉弟弟们,在衡阳只有汪觉庵和欧阳凝祉可以为师。如果四弟曾国华坚持外出求学,那一定要拜汪觉庵为师。

除了良师的教导,曾国藩的逆

袭还有一样秘诀,那就是反思。虽然他在22岁那年取得了廪生资格,但对这次考试始终耿耿于怀,并将其列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挫。这是为什么呢?

原来是学台(一省教育事业的最高长官)对他的文章评价很低,批评其文理不通。这是相当严厉的评语,对曾国藩造成了极大影响。此后,他几乎足不出户,在家发愤图强。同时,他还找来前辈们的文章进行学习,并把这些范文和自己的文章进行比较,找到问题所在并加以改进。这一方法让他在后来的乡试、会试和殿试中脱颖而出。

曾经无书可读

此前曾国藩屡屡失利还有一个客观原因,那就是无书可读。

道光十六年(1836年),26岁的他会试再次失利后,决定去江南散散心再回家,在路过江苏睢宁时,他拜访了在那里做县官的易作梅。由于手头比较紧,不得不向易作梅借了100两银子,然后才沿着清江、扬州、金陵回到湖南。路过金陵时,他看到一套二十三史,爱不释手,想买下来,无奈钱不够,只得把衣服当了才凑够了买书的钱。

回到家后,曾麟书看到落魄归来的儿子很是奇怪,就问怎么回事,曾国藩把借钱当衣买二十三史的事告诉了父亲,曾麟书听完并没有生气,反而非常高兴。他还告诫儿子,借钱买书这事我很支持,钱我会替你还上,但希望你能用心研读,不要辜负我们。曾国藩很感动,从此早起晚睡,几乎一年没有出门,一直在家用功读书。后来再次进京赶考,终于高中。

曾国藩出身小康之家,温饱不成问题,锦衣玉食却也是遥不可及的。小时候,他和几位弟弟在读书之余时常要做放牛、砍柴一类的家务。为补贴家用,还去邻镇的蒋士街卖菜篮,去竹山坳的采石场推碑车。古代的书价格不菲,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,他直到中举后才能借钱买二十三史,不难推测家中应该没有什么藏书。只有到岳麓书院这样的地方学习,他才有机会能接触到更多的书籍来拓宽视野,接受更好老师的指导来提升自我,从而在科举之路上更进一步。

据《文史天地》钱仲慧/文

在紫禁城,当现代舞遇上京剧

在太监小德张与裕容龄(晚清驻法公使裕庚之女,深受慈禧喜爱,亲赐封号为山寿郡主)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心灵联结纽带——他们都热爱艺术。容龄回忆录《清宫琐记》中对小德张排戏和演出有段生动的描绘:

宫内的小太监愿意学戏并有天分的,可以另请老师傅传授。小太监学会了,也可以在演时登台。小太监演戏在戏单上注明“本家”。小太监中有一个名叫陈德的,他是跟谭鑫培学的,唱腔与谭鑫培一般无二。一个名叫陈福的小太监,学青衣,嗓音很好。小德张扮小生,这人后来是隆裕太后的总管。还有一个小姚,专唱关公戏。

容龄对小德张演戏还有一段生动的描述:

有一次小姚与小德张排一场武戏对打场面,为了避免打乱,排演时两人一面打一面念着“该你啦”“该我啦”。后来在台上演出的时候,两人竟不自

觉地信口说着“该你啦”“该我啦”。慈禧在颐乐殿听见他们口中念念有词,却又听不清说的是什么,便叫他们停住,问他们说些什么,他们才想起来。

进宫之初,容龄不会注意小德张这个年轻太监,但当她看过他在戏台上扮演武生的英姿,开始引他为“艺术知己”了。当时小德张是御前近侍,很快地他俩成了好朋友。

容龄11岁时就随父亲到法国巴黎。在巴黎期间,她曾学习现代舞。当容龄这只来自巴黎的蝴蝶仙子飞落在紫禁城御花园翩翩起舞时,自诩京剧武功高手的小德张一下子就看呆了!当容龄看到南府戏班演出京剧,一下子迷上了这种绚丽多彩美轮美奂的东方艺术。

容龄和小德张切磋艺术,研究舞蹈与武功,交流各自的文化观点,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据《清宫的门缝儿》航鹰/著